

豆豆

難道「寒冬」真的來了？



天雅微妮

三十幾年前，我從馬尼拉飛往納卯。下飛機後，走出候機樓時，一不小心在臺階上摔了一跤。許多菲律賓人立刻圍了過來，想幫我，其中有一個大約十歲的小男孩。這一摔，反而讓我下定決心移居納卯。那時候，在許多人眼裡，納卯是一個沒有自來水、需要儲存雨水，而且治安非常混亂的地方。

在納卯的二十幾年，我從未感受到任何敵視的眼光。那些年，我經常搭乘兩輪摩托改裝、可載十人的三輪車到菜市場買菜，也帶著孩子們搭吉普尼去上數學課。

十幾年前，我有幸陪同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兒、時任對外友協會長的李小林女士，在馬尼拉大酒店共進早餐。那時中菲關係有點緊張，但我以一個家庭主婦的視角，講述民間的互動，談到「華人三寶」、華人的地位。那頓早餐，我們暢談了半小時。

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力所能及的慈善，走進基爾菲律賓人群之中。

去年，與陳祖從醫生的一席談，讓我陷入沉思。他說，其實這些年華人社團在救災等方面對菲律賓人的友善，菲律賓社會很少人知道。每次災難發生，華人社團總是出錢出力，幫助菲律賓鄉親，但這些慈善活動卻很少得到菲律賓主流媒體的報導。

在華文媒體上報導，只能讓華人讀到；用通俗的說法就是：華人在菲律賓所做的一切，只是「感動自己，卻感動不了菲律賓人」。

有一次，在一場慈善活動中，一個菲律賓小孩問志工：「你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是很壞嗎？」而這些灰色產業以及由此衍生的種種犯罪現象，更讓新移民給人的印象非常負面。

移居菲律賓以來，我一直喜歡這個國家。這裡人民的熱情與友好，讓我消除了「落葉歸根」的念頭。可是一段時間以來，媒體時不時傳來一些中國人被抓的消息，讓我心裡「寒意」漸生。

3月10日，我一大早就起床，趕往機場，準備搭乘菲航班機飛往納卯。這次我是特地陪伴母校石獅市華僑中學教育促進會的學長學姐們前往納卯旅遊，其中最重要的行程是參訪納卯中華中學——當年納卯中華中學的校長辭職回國後，創辦了如今的「石獅市華僑中學」。

由於大部分校友不懂英語，我換好登機牌後，便到櫃檯幫忙校友們辦理手續。航空公司突然宣布航班取消，所有已經換好的登機牌全部作廢。幾經周折，原本上午的航班合併到中午；菲航發給每位旅客一份必須自取的簡餐。因為我在幫忙地勤人員分發餐券，等我拿到餐券時，廣播已經傳出登機通知。匆匆忙忙中，路癡的我找不到那家店舖。

幾經詢問，我似乎看到地勤人員所說的店舖。我拿著餐券，很有禮貌地用英語問售貨員：「打擾了，請問這裡可以兌換餐券嗎？」這時，排在我前面的一個男人突然很凶地用英語對我說：「排隊！」我用英語回答：「我有在排隊，我只是詢問一下而已。」那人說：「要詢問也要等到你才問。」為了避免衝突，我不再發聲。售貨員早已給了我答案。這時輪到那個凶我的男人結帳，他一開口說的是菲語——喔，他是一菲律賓人，而我，是中國人。

三十幾年前納卯機場那溫馨的一刻，讓我心暖；三十幾年來，我一直心懷感恩，並把那份感動化為行動。而三十幾年後，馬尼拉機場的這一幕，卻讓我心寒。

難道，「寒冬」真的來了嗎？

(03/15/2026)

許今棟

香港中醫概況 (下)



港菲連線

商家們響應董建華的構思，紛紛設立大型的中醫診療機構，曾有人從內地聘來專家設館服務，其中最規模的有設於黃埔花園及荃灣的診療中心，後來都因某些事故停止運作。而另一些甚具規模的中醫診療中心相繼成立，如本草安和堂、天津名醫館、華夏中醫學院附屬中醫診所及福明堂等。

近年來一些美容集團、「健康產品」經營者也發現市民對中醫藥的信賴，大量僱用中醫師來促銷產品。同一時期，教會等大團體也紛紛設立中醫部，以更強有力的姿態支持中醫事業的發展及分一杯羹。

有一項令人擔憂的是，部份按摩店也僱用註冊中醫師，為顧客開出收據和休假證明。而不少未僱用註冊中醫師的按摩店及偽醫館也掛出「治療性按摩」、「撥罐治療」、「刮痧治療」、「灸療」及「穴位治療」；還有一項是，掛出「中藥廠」、「中醫館」招牌的店舖，卻專科按摩及敷藥，僱用一名註冊中醫師專責簽名，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居於只管中醫藥，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任其繼續操作，甚影響市民之健康。有許多沒有中醫師主理的按摩店更為病人以中藥調理和外敷藥物，影響中醫界的聲譽。

至二零二五年一家中醫院在香港落成，由當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提供部份中醫服務，該院是現代化中醫院，將逐步擴展服務科目及範圍。香港首家中醫院是東華三院，由初時的廟宇贈醫施藥發展而於一八七零年成立，日侵港期間被轉化為西醫院，抗戰勝利後祇保留小部份中醫服務，仍以西醫院形式經營。

治療手段

傳承古代治療方式，香港主流中醫以四診八綱為基礎，指導處方施治，用藥以飲片、粉末、水、酒煎煮內服、外用（外敷、浸洗等），針灸、撥罐、刮痧、放血、推拿、正復為主。五十年代小部份中醫師採用廣州星群藥廠的濃縮液狀中藥治病。近廿多年來新進中醫則以現代檢驗、視象等診斷為主，內服則捨飲片煎服，也不以君臣佐使為指導處方，代以一個或多個濃縮方劑加味，有點似近代日本「漢方」處方。無論星群的液狀中藥或現今的濃縮顆粒，都未能完全提煉出治病所需，不少研究者仍主張以中醫學理論及指導思維，飲片煎服或磨粉為主，不斷研發及提煉出治病精華，逐步以濃縮中藥準確取代複雜的煎煮，但目前完全以濃縮藥取代，仍不是時候。

近年出現不少「正骨」治療，以近似推拿按摩治病，它有別於跌打傷科正復骨折、脫臼。其實，因為跌打骨科漸漸在香港失傳，年輕人已不知道跌打骨科的真真正容，而把現今流行的類似按摩的「正骨」誤為跌打傷科。

收入  
現今（二零二五年）中醫師的收入參

差甚大，著名和自設藥店的中醫師可能每月收入以十萬元計，但為數甚少，多數自行開業的中醫師收入在二至五萬之間，但部份醫師扣掉租金後，每月只餘下數千元。

於藥店坐堂的中醫師收入也有參差，多數坐堂醫師每看一個病人收數十元診金，再加上病人購買藥材的回佣，每月收入多在一、二萬之間，當然，個別坐堂醫師由處方名貴藥材（如野生人參、冬蟲草、燕窩等）方面，獲得較為數甚巨的回佣。跌打科、痔瘡科和雜病科醫師一向收入較豐，成為「註冊中醫師」後多了顧慮，一些中西醫分界模糊的醫療器械和療法不能使用，失去了許多病人，再加上現今的港人動輒投訴和索償，也阻礙了中醫師施展拳腳，收入猛然下降。現今服務於美容集團的中醫師，底薪在一萬五至兩、三萬餘萬元之間，多有佣金分成，少數只得底薪。

多數受僱於大集團的中醫師，月薪約二、三萬元，個別大集團把醫師分為兩類，一類為內地及香港大學畢業，發給月薪，另一類為香港傳統中醫師，沒有薪金，採用商界常用的「拆帳」，此類中醫收入在數千至二、三萬元左右，差距取決於病人的多寡。

按摩店僱用的中醫師，多採取拆帳分傭，或以簽發「休假證明」、「收據」張數計算酬勞。二零零九年初由衛生署主持的調查，其中一項涉及中醫師的就業方式，同類調查在二零零五年亦有一次，但調查流於形式，無助於中醫師的就業，因為許多拿取公眾捐款的大團體，明是公開登報招聘請本地具學位及十年經驗的中醫師，暗裏則計劃從內地聘入退休或將退休的中醫師、西轉中醫人士來港擔任。二零零三年一月，香港大學中醫學院首批畢業生共有十七名學士及十八名針灸學碩士。根本沒有十年經驗，而本地有十年以上經驗的中醫師，則罕有學位，就是有也多半自行開業，不會到大團體領取相對微薄的薪金。

展望

香港中醫界青黃不接，特區政府卻不讓有香港居留權的原內地中醫資歷的人在港行醫，此是十分不合理的，如果要解決中醫後繼問題，政府應讓此類中醫通過不麻煩的審核，取得行醫執照，或先行取得「兼具中醫」資格，不要使人才流失。許多兼具中西醫學識的原內地醫生，正是未來促進中西醫結合的先行者，他們應受到重用。

另一項市民渴望的是成立中西醫結合，突出中醫特色的中醫院，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初落成及展開服務，服務科目和項目將逐步完善。（全文完，本文參考「香港中醫藥史話」）

(二零零七年初稿，二零二六年三月修正)

電子郵箱：huikamtung@yahoo.com.hk  
電話：852-94430080

謝如意

滄桑不已 歲月如歌



心底流雲

歲月如歌，天天在唱，一刻也不停止。歌聲中有快意恩仇，有肝膽相照，沒完沒了，不朽存在。

我也在歲月的歌聲中跌宕起伏，抑揚頓挫，總也少不了一脈癡情，萬種憂愁。

今天我本來要唱一支《畫你》的歌，因為它和許多歌一樣，總像是為我寫的，我不能不順勢高歌，以快心懷。

奈何多年以前在上台獨唱之中，已經感到自己的記憶力有點衰退忘詞了，今天更是如此！

明明我把別人唱的這首歌聽了好幾遍，可是真正要唱起來，仍有忘詞停頓，丟三漏四，不成朗暢一體，便覺歲月如歌也如刀，可以愛我也可以傷我。

我無怨無悔，仍然帶著感恩的心，把這唱得有頭無尾，斷斷續續的歌唱視頻，奉送到教我歌的老師面前請示教誨，也奉送到我經常騷擾的群裡去就教於大方。

這雖然多少有些污人清聽之嫌，也只好自認了，也盼大家直言教誨！

滄桑不已，歲月如歌。一個人的滄桑左右不了大局，但是，一個人的自愛，卻要在滄桑中迎難而上，爭取進步。

事有同理，最近金淘鎮在組織各村報名參加春節籃球賽，我雖然敢報名，無奈鎮裡有年齡限制，不得上場。然而，我這個並非體育科班出身的人，居然也敢承

載村籃球隊教練的頭銜！

我並不想濫竽充數，我想因此熟悉參賽隊員，好好在其中學習他們的長處，協同他們互相取長補短，盡量知己知彼，賽出應有的體育好精神來，不負自己的青春好年華！

籃球比賽是個集體項目，可以學習的有很多。只有在自強不息中善於通觀全局又與人為善，才可能賽出好風格和盡可能高的水平，為我們東溪村爭光、為自己爭氣！

我熟悉許多籃球界的老前輩，也常與許多青年做忘年的比賽，我願意借此好好學習，紮實進步。我想，這也是全體籃球隊員的共同心願！

滄桑不已，歲月如歌。敢於正視自己存在的一切優缺點，善於在學習中取長補短，又在比賽中協作揚長避短，我們就可能在籃球、歌唱和一切人間煙火事中，自然展現出我們各自應有的風采！

2026年2月2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陳衍德

在馬尼拉遇見謙謙君子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二）



各說各話

如果說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段異乎尋常的經歷，那麼我在菲律賓的那一年，就稱得上人生的特殊經歷。說它特殊，是因為那一年我從事的華人社會調查研究，與我在中國國內從事的教學工作很不一樣，需要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無人牽線搭橋是無法完成的。再者，對所獲資料的分析研討，需要一定的方法，對於從未進行過社會調研的我來說，無人指點也是難於完成的。幸運的是，我在馬尼拉遇見了幾位謙謙君子。他們與我素昧平生，卻對我敞開胸懷，傾其所能，施惠於我。若非老天爺眷顧，則無法解釋這一切。

我遇見的第一位貴人是雅典羅大學中國研究室主任洪君侯先生。1992年3月16日，我抵菲第三天與他見了面。作為教師交流項目接待方的負責人，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溫文爾雅的年輕人」。他說學校「並不要求我一定要聽他們的課，由我自己決定」。我看了課程表，與我的專業關係都不大，「因此我提出不聽課，洪先生表示同意」。接著他與校方指定的導師通了電話，安排了與導師見面的時間。然後他讓秘書為我領來第一個月的津貼，並交代了一些相關事項，辦事乾淨利落而又富於人情味。4月12日洪先生與其母親邀請我和另一位廈大來訪教師一起吃飯。「我利用飯前飯後時間與洪先生的母親鄭麗真交談，瞭解了一些她的父輩來菲謀生的情況」。想不到鄭女士成了接受我採訪的第一人（後來又專門採訪了一次）。4月29日我與洪先生通電話，他詢問我報銷機票和到移民局辦手續的情況。我在日記中寫道：「像洪這樣辦事認真為人誠肯的人真難得。他對我的請求總是有求必應，從未以什麼理由推托過，實在令人感動。」在菲期間我與洪先生每月至少見一次面，平時也常用電話聯繫。他還分別帶我與雅典羅大學的校長、副校長見面，可以說對我無事不關心。校方指定的導師吳文煥先生僅比我年長一歲，卻是我從事華人社區調查研究的名副其實的導師。3月28日我與吳先生第一次見面。「當他得知我將在菲從事一年的研究工作時，他說他很羨慕我能有這樣專門的時間來搞研究」。他自己白天要在銀行上班，晚上在華文報社當編輯，其餘時間才能做研究。「他感慨地說，在商業社會中我們這種人被看成是『傻子』和『瘋子』。」他要我搬到唐人街去住，這正合我意。「最後他說，他之所以願意提供幫助，主要是難得有機會與外來的同行共同進行研究工作，而其成果將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我在日記裡慨歎：「吳先生的不凡談吐和風格確實令人感動。」

幾天後吳先生為我安排了一處條件很好的住處，不必交房租，水電費則可找校方報銷，還有電話可使用。我的採訪與聯繫工作因此變得十分方便。在菲一年，吳先生見

縫插針地找時間與我談論我的課題研究，給了我無數啟發。他還介紹了多位朋友接受我的採訪，其中不乏為我提供進一步幫助的人士，如吳玉平先生。7月17日，「傍晚去讓德堂吳氏宗親會找吳玉平先生，對他進行採訪」。數月後，11月26日，也是在讓德堂，「吳玉平介紹我認識了吳身謀先生（樹心壽船務公司的老闆），他答應給我一張往返宿務的雙聯船票」。此外，我以調查材料為基礎寫就的兩篇論文，還在吳文煥先生任職的《世界日報》上發表，每次都由吳先生寫了編者按語。其情悠悠，其心昭昭。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安國教授（Prof. Edgar Wickberg）是我在馬尼拉遇見的又一位貴人。他也是吳文煥先生介紹給我的。1992年6月26日與他第一次見面，7月2日與他第二次見面並長談。「魏安國於25歲時因為寫作博士論文首次來菲，原先打算寫有關日本的論文，後來發現菲律賓的西班牙文檔案有豐富的華僑史資料，遂改變題目，這就是1965年出版的那本《菲律賓生活中的華人》的來歷。」之後他成為菲華歷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他對我有關華人宗教信仰的文章進行了批評，直率且切中要害。「他說，『你是一個歷史學者，可是你的文章看起來像是一位人類學者寫的』，亦即『沒有把華人信教動機的歷史演變過程寫出來』，即便他對我的「功利主義的宗教信仰」表示讚賞，「但又指出，這裡只涉及到經濟利益的層面，而未深入到社會文化心理的層次」。真是醍醐灌頂啊！他讀了我的文章後還作了記錄，其治學精神實令人佩服」。此時他65歲，此後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直至他81歲去世。期間我還與他多次在中國、菲律賓、加拿大見面。1998年他邀請我到他在的學校訪問，並資助了我的部分旅費。2000年我與他再次在馬尼拉見面，共同出席一次學術會議以及他的著作再版發行儀式。得之於魏先生的教益實難於言表。這樣的學術機緣與友誼，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存武先生，是我在馬尼拉遇見的又一位謙恭的學者。張先生一行三人於1993年1—2月間在菲調查華僑抗日史跡，因苦於無法接觸到當年的左翼抵抗人士，經吳文煥先生牽線，由我將他們引見給華支退伍軍人總會，使他們得以瞭解左翼陣營的抗日歷史。1月27日、28日我與張先生見了兩次面；31日我帶張先生一行到華支會所，雙方座談了兩個多小時。2月2日「上午八點半去來來飯店與張存武告別，他再次說此次來菲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與我認識。」從此我與他成為好友，在他鼓勵下我將菲華人士訪談錄整理出來，並成為日後我的著作的基礎材料。他多次到訪廈大，1996年我與他還再次在馬尼拉會面。謙謙君子，同氣相求。不期而遇，終生銘記。

（引號中的文字均為我的《旅菲日記》中的原文。）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8、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